

情与仇

〔美〕西德尼·谢尔顿



四川人民出版社

情与仇

〔美〕西德尼·谢尔顿 著

李建 孔海云 李晓和 译

四川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五年·成都

责任编辑：李 薇

封面设计：潘令宇

THE OTHER SIDE OF MIDNIGHT

by

Sidney Sheldon

Dell Publishing Company, INC.

New York, 1979

情 与 仇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内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14.75 插页2 字数350千

1985年7月 第一版 1985年7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39,000 册

书号：10118·1000

定价：2.80元

内 容 提 要

法国少女诺拉被未婚夫拉里遗弃后，为了报复，经过七年的努力，由默默无闻的时装模特儿成为名扬四海的影剧两栖明星，后又成为世界三巨富之一的戴米里斯的宠妇。当诺拉动手复仇之际，却发现自己仍深爱着拉里。一对情人终于言归于好。两人密谋将拉里的妻子置于死地。结果谋杀未遂，戴米里斯利用金钱左右法庭将他们双双定罪，饮弹身亡。

本书故事情节曲折，婉转凄艳，对西方的腐朽黑暗，揭露充分。作者博闻广识，原著时空跨度大，涉及政治、军事、历史、法律等知识甚丰。对法、美、希腊等国的风土人情、掌故轶闻的描写更是耐人寻味。

序 幕

一九四七年·雅典

警察局长乔奇瓦·斯库里的目光，透过沾满尘土的汽车挡风玻璃，注视着缓缓晃动而过的雅典闹市区的建筑群。这是些办公大楼和旅馆，一幢接着一幢，就象滚球场上那一排排秩序井然的大靶子。

“这时候路上没啥行人车辆，二十分钟赶到。”身穿警服的司机担保道。

斯库里心不在焉地点头，一面依然目不转睛地盯着那些大楼。仿佛那里有一种不断地引起他兴趣的幻觉。八月无情的太阳，吐出起伏而闪光的热浪，把一幢幢大楼紧紧裹住，远远望去，就象是由亮灿灿的钢花和玻璃液构成的瀑布，朝着大街，直泻而下。

正午刚过十分钟，大街上就几乎不见人影。即使步行着的几个外国人，也是睡眼朦胧，对那三辆朝东面海勒里科机场急驶而去的警车，都懒得去多瞥上一眼。机场距离雅典市中心有二十英里。局长斯库里乘坐的汽车开在最前面。通常情况下，他总是呆在自己舒适、凉快的办公室里，让部下冒着正午的酷热外出工作。眼下的情况却非同寻常，斯库里有双重理由，非亲自出马不可。首先，这天的飞机将会载着来自世界各地的重

0774 62

要人物，抵达此地。因而，他务必前去检查一下，看看贵宾们是否得到了应有的礼遇，同时，还得关照海关，尽量减少检查手续。其次，也是更为重要的一点，这就是机场将被那些外国记者和新闻摄影师们挤得水泄不通。斯库里局长当然不是傻瓜。这天早上刮胡子的时候，他就考虑到，倘若新闻片上出现他陪同宾客执行公务的镜头，那是决不会妨害自己前途的。在他管辖的范围之内竟发生了震惊世界的事件，这真是天赐良机！他要是错过这个在公众面前抛头露面的机会，不就太愚蠢了吗？他曾经和自己最为亲近的两个人极为仔细地谈论过这件事，一个是他的妻子，另一个是他的情妇。妻子安娜，农民出身，是个长相丑陋、秉性厉害的中年妇女。她吩咐斯库里，不要亲临机场，而应呆在幕后。这样，一旦发生什么差错，上面就不至于怪罪到他头上。情妇米莲娜，年轻、漂亮，是他的天使和心肝。她奉劝他还是应该去迎候那些达官显贵。她和斯库里的想法不谋而合。他俩都觉得，这事件或许能使他一举成名。假若斯库里能处理得妥贴，那么至少他的薪金可以得到提高。如果老天有眼的话，他甚至可能在警察总监退休时，取而代之。在斯库里眼中，米莲娜俨然是他的夫人，而安娜只落个情妇的地位。对于这个颠倒了的事实，斯库里思考过不下百次。这回，他又一次感到纳闷，不知自己究竟是怎么搞的，最后居然还是采纳了米莲娜的建议。

斯库里转念又考虑起眼前的事来。他感到自己必须弄清楚机场的一切是否都已安排妥当。为此，他特地带来了十二名最得力的随从。他知道，自己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是要控制新闻舆论。令他震惊的是，世界各地大批重要报刊的记者已经纷纷拥进雅典。斯库里本人就已被采访了达六次之多，而且，每次来

访者使用的语言都各不相同。他的回答译成了德文、英文、日文、法文、意大利文和俄文。正当他为自己抛头露面大出风头而自鸣得意时，警察总监把他叫了去，指出：警察局长在公开场合去评论一桩尚未开庭审理的谋杀案，是极不明智的。但斯库里本人却断定，总监的真正动机是出于嫉妒。不过为了谨慎起见，他决定还是不使矛盾恶化为好，因此，不再接受任何采访了。当然，如果新闻镜头对准刚刚抵达此地的贵宾时，他，斯库里，凑巧也在机场的活动中心的话，那么，总监肯定是不能责怪的。

汽车飞速驶过西格隆大街，朝左拐向海边，向法勒龙驶去。这时，他们距离机场不过五分钟的路程了，斯库里突然感到紧张起来。他心里在暗暗地揣摩着傍晚之前将要到达的那批贵宾们的名单。

阿曼德·高迪尔正在忍受着航空病的煎熬。他对乘飞机旅行已经产生了一种根深蒂固的恐惧。这是因为他极端地自爱和珍惜生命，同时，希腊海岸每逢夏季总要发生的狂风，也加深了他那种厌恶感。高迪尔又高又瘦，象个苦行者；高高的额头和那张常带着嘲讽味的嘴，又使他颇具学者风度。二十二岁的时候，他曾经在法国电影业的激烈竞争中，帮助掀起了新浪潮。以后的岁月里，他在剧坛又获得了更大的成功。现在，高迪尔已经跻身于世界第一流大导演的行列之中，而且地位稳固。眼下的这次航行，可以说，直到最后的廿分钟都是极为愉快的。空中小姐们首先认出他来了。她们按他的要求送来了食品，并且向他表示，她们随时愿意从各方面为他服务。几位乘客在飞行中也几次三番跑过来，告诉他，他们是多么的赞赏他

的电影和戏剧。但最使他感兴趣的是一位可爱的英国女大学生。她在牛津的圣安恩大学读书，正忙于撰写关于戏剧方面的硕士学位论文，选择的题目偏巧就是阿曼德·高迪尔。在那姑娘提到诺拉·佩奇的名字之前，他俩的交谈始终十分融洽。

“您经常担任她的导演，是吗？”她说道，“我希望能参加对她的审判。那会有场好戏看的。”

这时，高迪尔发现自己紧紧握住了座位的两侧。会有如此强烈的反应，连他本人都感到吃惊。过了那么多年，但只要他想起诺拉，就会触到自己的痛处，而且永远如此。从来没有谁能象她那样打动过他，今后也不会再有第二个了。三个月前，高迪尔从报纸上得知诺拉被捕的消息以后，他简直就无法再去思考其他问题了。他给她拍电报，又给她写信，一心想助她一臂之力。但是，始终没有得到任何答复。他本不打算去参加审判，可他明白他是无法阻止自己要去的欲望的。他自我解释道，这是因为他想看看，自从他们分手之后，她是否有所变化。当然，他自己还承认，其中还有别的原因。戏剧家的职业感，使他非常想亲临现场去欣赏那出好戏，去观察诺拉在法官向她宣布生死时的面部表情。

飞行员的那种金属般的嗓音，通过话筒，告诉旅客们，飞机还有三分钟就将在雅典降落了。由于期望再次见到诺拉，阿曼德·高迪尔非常激动，他简直把航空病都忘得一干二净了。

伊斯雷尔·卡茨医生正从南非的开普敦飞往雅典。他是开普敦那儿的神经外科医生，并在当地一家新建的、规模可观的格鲁特·索尔医院里担任院长。伊斯雷尔·卡茨被公认为世界上最杰出的神经外科医生之一。医学杂志上经常介绍他的革

新。首相、总统或国王都在他的病人之列。

在英国海外航空公司的班机里，他靠在自己的座位上。此人中等身材，有一张坚定而聪明的脸，一对深深凹进去的褐色眼睛，以及一双修长而好动的手。卡茨医生疲惫不堪，因为他右腿断肢的部位又发出熟悉的疼痛。这条腿是六年前被一名大汉用斧子砍断的。

这一天显得很漫长。天亮以前，他巡视病房，查看了六位病人。随后，因为他要飞往雅典去参加审判，又提前离开了医院董事会的会议。他的妻子埃斯德曾经试图劝阻丈夫。

“现在，你对她什么忙也帮不上的，伊斯雷尔？”

或许她说得对。但是，诺拉·佩奇曾经冒着生命危险救过他，所以他总感到欠下一笔债。现在，他只要一想到她，就会产生一种不可言喻的情感。这种情感与他俩在一起时所体会到的完全相同。仿佛只要记起她，便能排除分隔他们的岁月。当然，这不过是想入非非的幻想而已。过去了的那些岁月是永远无法追回的。这时，飞机的轮架放了下来，飞机要着陆了。伊斯雷尔·卡茨感觉到了机身的微微颤动。他望着窗外，下面就是开罗了。他要在这里中转，换乘欧洲航空公司的班机，飞向雅典，飞向诺拉。她到底犯了谋杀罪吗？飞机驶向跑道。他又想起她曾在巴黎进行过的另一次可怕的谋杀。

菲利普·索雷尔站在自己游艇的栏杆旁，眺望着越来越近的比雷埃夫斯港。^{*}对这趟海上旅行，他感到十分惬意。因为，这是一次使他能够摆脱影迷们纠缠的难得机会。在世界上少数几个卖座率高而又吸引观众的人当中，索雷尔算是一个。

^{*} 希腊的重要港口和海军基地，首都雅典的外港，在雅典西南8公里处。——译注

当然，反对他去谋取名星宝座的竞争者，比比皆是。他并不漂亮，简直可以说是正相反。他的脸看上去象个拳击场上的常败将军，他的鼻子有几处伤痕，头发稀薄，走起路来还略带点瘸。然而这一切都无关紧要，因为菲利普·索雷尔颇具性感。他受过教育，善于甜言蜜语，既具天生的温文尔雅，又有卡车司机那种粗野的脸面和体格。女人们为之神魂颠倒，男人们则把他奉为英雄。这时，他的游艇靠近码头了，索雷尔却又开始纳闷，自己到这儿来究竟要干什么呢？为了参加对诺拉的审判，他已经推迟了计划拍摄的电影。他很清楚地意识到，当他每天呆在审判厅里的时候，他将成为多么容易被捕捉的新闻靶子呵！而且，他自己的报刊代理人 and 经理也完全无法保护他。毫无疑问，那些记者们会误解他出庭的动机，一定会认为他之所以参加对自己过去情妇谋杀案的审判，是想借机会扬名。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考虑，他都觉得即将去经历一场令人痛苦的场面。但是，索雷尔又非得再去看看诺拉不可，非得搞清楚自己是否能助她一臂之力。游艇开始悄悄地驶进那由白色石块垒砌成的港口防波堤，他还在想着自己熟悉的诺拉，想着他们的同居和相爱。随后，他得出了结论：诺拉完全可能是凶手。

当菲利普·索雷尔的游艇靠近希腊海岸时，美国总统的特别助理正坐在泛美航空公司的特快班机上，而且就在距离海勒里科机场的西北方向一百英哩的上空。威廉·弗雷泽五十多岁了，是个漂亮的男人。他一头灰发，一张凸凹分明的脸，带一副权威的派头。他全神贯注地盯着手里的那份诉讼事实摘要，可是过了一个多小时，也不见他翻过一页，而且他本人始终端坐着，纹丝不动。此刻凑巧正是国会选举的关键时刻，自然

也就是最难脱身的时候，但弗雷泽还是请假出来了。他知道，以后的几个星期，对他来说，是极为痛苦的。可他依然感到自己已经无法作出其他的选择了。弗雷泽感到心满意足的是，这是一次复仇的旅程，同时，却怎么也打不起精神来。素来稳重的弗雷泽，迫使自己的思路离开将于明天开庭的审判，把目光投向机窗外面。俯瞰远方，他可以看到一只游览船朝着希腊破浪前进，希腊的海岸也已经依稀可见了。

三天了，奥古斯特·兰琼一直晕船，而且担惊受怕。他之所以晕船，是因为他从马赛开始乘坐的游览船，正碰上里昂湾特有的西北风尾声的袭击；他之所以担惊受怕，则是因为他害怕妻子会发现自己的所作所为。奥古斯特·兰琼约有六十多岁，肥胖，秃顶，两条腿稍嫌粗短了些，在他布满麻子的脸上长着一对猪眼，两片薄唇之间总爱叼支廉价的雪茄。兰琼在马赛开设了一家服装铺。但是他没有能力象富翁那样去旅游度假，——至少他经常对老婆是这样说的。自然，他也就提醒自己，这一回决不是真正的度假。他必须再去瞧瞧自己的情人诺拉。在她离去的那几年当中，他始终如饥似渴地从报刊杂志上专登花絮闲话的栏目里追寻她的踪迹。她首次登台表演时，他就千里迢迢搭上火车赶到巴黎，遗憾的是，诺拉的那个愚蠢的秘书出来挡驾。后来，他又去看她主演的电影，不厌其烦地一遍又一遍地看，而且总是触景生情，联想起与她的那段云雨之情。不错，这趟旅行的费用是昂贵的，但奥古斯特·兰琼认为，为此花费的每一个铜子都是值得的。他所珍爱的诺拉或许会记得他们一同度过的美好时光，或许会需要他的保护。只要花费不太高的话，他打算去贿赂法官或其他什么官员。那样，诺

拉就会被释放，他就可以把她安置到马赛的每一公寓里，随时可以供自己享用，只要需要的话。

当然，这些如意算盘的前提，就是不能让老婆知道自己的所做所为。

在雅典的摩拿斯蒂拉基贫民区，一幢破旧的老式建筑的二层楼上，弗雷德里克·斯塔弗拉斯正在他那间小小的法律事务所里工作。斯塔弗拉斯是位充满活力的年轻人。他有抱负，急于要在自己选择的职业里拼搏一下，奋斗出点名堂来。由于雇不起助手，他就只能亲自去搜寻一切令人乏味的诉讼背景材料。通常他很讨厌做这类工作，可这一次，他却不在乎。因为他明白：一旦他赢了这场官司，那么求他辩护的人将纷至沓来，他再也不必为今后的生活担忧了。他和埃莉娜也可以结婚，可以建立起小家庭了。他还可以搬进豪华的办公室，雇佣职员，可以参加象“雅典娜·莱斯奇”之类的高级俱乐部，因为在那儿，他可以遇上源源不断的辩护委托人。其实，他的处境已经开始发生了变化。每次他走在雅典的大街上，总有些在报上见过他照片的人，会认出他来，甚至还会走上前来把他叫住。现在，仅仅短短的几个星期，他便从无名小卒一跃而成拉里·邓格拉斯的辩护人。但在斯塔弗拉斯的内心深处，却觉得自己选错了辩护对象。他宁可为富有魅力的诺拉·佩奇辩护，而不愿为拉里·邓格拉斯那样微不足道的人卖力。可惜他自己也只是个无名小辈。聊以自慰的是，他，弗雷德里克·斯塔弗拉斯，成了当今全国最最令人震惊的谋杀案的审理人之一。假如被告被宣布无罪释放，那就能使每个人都感到兴奋。只有一桩事使斯塔弗拉斯觉得困惑，为此，他不时在烦恼着。你看，两

个被告被指控犯了同样的罪行，但另一位律师只为诺拉·佩奇辩护。一旦诺拉·佩奇被宣告无罪，那么拉里·邓格拉斯就肯定有罪……。斯塔弗拉斯打了个颤，不敢再往下想了。记者们死盯着要他回答，是否两个被告同样有罪。他只好暗自笑话这些人的天真。他们犯罪与否，又有什么关系呢！他们可以花钱买到最好的法律辩护嘛。他承认，把自己看作最好的辩护律师，不免言过其实。但如果说的是诺拉·佩奇的律师，……哎，那就该另当别论了。拿破仑·乔塔斯为她出庭辩护，这可是世上不可多得的第一流大律师呵。乔塔斯在重要的案件中还从来没有失败过呢。想到这儿，弗雷德里克·斯塔弗拉斯不由暗自发笑。他才不会向任何人流露呢，但心里却打定了主意，要与拿破仑·乔塔斯的才干较量一番，而且要略胜一筹。

正当弗雷德里克·斯塔弗拉斯在自己小小的法律事务所里办公的时候，拿破仑·乔塔斯则在雅典的科勒纳基上等人住宅区，参加一次豪华的非正式的家庭晚宴。乔塔斯，瘦瘦的个头，外表显得憔悴衰弱。在他布满皱纹的脸上，一对警犬般的大眼睛，不时露出阴郁的神色。在一种温柔、呆板的言谈举止背后，隐蔽着一颗非凡的敏锐头脑。此时，他坐在那儿，嚼着自己那份点心，却在全神贯注地考虑着明天即将开庭的审判。这一审判简直成了晚宴上的谈话中心。可是，由于宾客们过于谨慎，没有向他提出直接了当的问题，因而，大伙的讨论只是笼而统之，没有触及实质。直到晚宴快要结束，在众人更加随意地饮用茴香酒和白兰地的时候，女主人提出了问题：“告诉我们吧，您认为他们有罪吗？”

乔塔斯老实地回答道：“怎么可能有罪呢？其中的一个是

我的辩护委托人嘛。”话音刚落，便引起一阵会意的笑声。

“诺拉·佩奇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啊？”

乔塔斯迟疑了一下。“她是个非同凡响的女人，”他小心翼翼地答道。“她漂亮，聪明，……”突然，他发现自己并不乐意去谈论她，而且，也确实没有人能将她说得清楚。只是在几个月以前，他才模模糊糊地知道，诺拉是个富有魔力的人物，经常出现在报刊的杂谈栏目里和电影画报的封面上。他可从来不把她放在心上，如果想到她的话，也总会流露出一种轻蔑感，这种轻蔑与他对待一切女演员的态度毫无区别：只有肉体而没有思想！但是，天哪，这次他可搞错了。自从见到了诺拉，他竟堕入了情网，而且简直无力自拔。为了诺拉·佩奇，他打破了自己定下的法则：决不和辩护委托人发生任何感情上的纠葛。乔塔斯至今还清清楚楚地记得他去接受为她辩护的那个下午。当时，他已经在准备行装，打算与情妇一同去巴黎和伦敦作一次为期三周的旅游度假。他相信，任何事情都是无法阻挡这次旅行的。但是，仅仅只需要一个人的大名，一切都变了。他记得，他看见管家走进了卧室，递给他电话筒，说了声：“康斯坦丁·戴米里斯。”

除非运用直升飞机或游艇，否则这个岛是无法接近的，而且，岛上的机场和私人港口日夜夜都有带着训练有素的德国纯种狗的武装警卫在巡逻。这个岛就是康斯坦丁·戴米里斯的私人领地和独立王国。没有邀请，是没人敢闯进来的。多年来，在小岛的访问者当中，有国王和王后，有总统，也有前总统，还有电影明星，歌剧名角，以及著名的作家和画家。他们所有的人，离开时都带着一种敬畏之情。康斯坦丁·戴米里斯

是世界第三号富翁。当代最有权势的人物之一。他情趣高雅，谈吐得体，更知道如何利用自己的金钱去创造美。

这时，戴米里斯在自己富丽堂皇的图书室里，舒展着身子，坐在一把非常舒适的扶手椅中。他吸着一支专为他特制的埃及扁型香烟，思考着早上就要开始的审判。几个月来，新闻界一直想接近他，但他就是避而不见。他的情妇将在谋杀案中受到审讯，他的大名也将被牵扯进去：哪怕是间接的，也已经够麻烦的了。他拒绝任何采访，为的是不至加剧人们的那股狂热劲。他不知道蹲在尼科德摩斯大街监狱里的诺拉，此时此刻在作何感想。她是安稳地入睡，还是睁眼直待天明？面临严厉的惩罚，她是否内心惶惶？他想起了自己与拿破仑·乔塔斯的最后一次谈话。他信任乔塔斯，知道这位律师是不会给他丢脸的。戴米里斯向那位代理人表示：诺拉有罪与否，对他来说并无多大关系。乔塔斯绝不会让戴米里斯支付给他的巨额辩护费中的每个便士白白浪费。不，他的担心肯定是多余的，审判会顺利进行的。康斯坦丁·戴米里斯从不遗忘任何事情，他记起了凯瑟琳·邓格拉斯最喜欢的花是希腊最美的玫瑰，人称“特瑞恩太菲利斯”。于是，他走到书桌前，取出备忘录，记上：“特瑞恩太菲利斯玫瑰花，凯瑟琳·邓格拉斯”。

这是戴米里斯要为凯瑟琳做的最起码的事。



第一卷